

廁所文學

我

出版過的書，三十多年來，加一加，有二百本吧。這不是因為我多產，而是寫了很多個專欄，集結成書。我從來沒有為出書而寫書，香港的出版業，版稅低得可憐，如果我不當出書是個副業，給我這花錢怪，早就餓死了。

日本不同，版稅高，印的數量又多，英美等更是厲害，如果我是當地的作家，也有一陣子可花。一次鄒文懷先生走進我的辦公室，看到我架子上那麼多書，笑道：「如果在日本出版，你可以不用拍電影了。」

我也笑着回答：「如果我在星馬出，恐怕要自掏腰包，但是好彩，好彩，如果我在柬埔寨出，早就被送到殺戮戰場了。」

回想一下，我的運氣的確很好，幹電影時遇到電影的黃金時代，出書時也遇到出版業的黃金時代。當今，俱往矣。

有人問我：「電影幹了那麼多年，為什麼不繼續下去，你說的黃金時代已過，但是當今大陸的戲，一賣錢就是幾十億呀！」

此言不虛，但大家都舉成功的例子，真正賣座的沒多少部，成為炮灰的還是居多。我還是喜歡電影的，每天還在看影碟或網上下載，但是我對電影製作已經厭倦，我不喜歡看到

是某某人作品這幾個字，一部電影如果看到尾聲，那工作人員表不停地播放，一直要十分鐘以上，成千上萬的團隊作業，怎能稱是某某人作品呢？出書不同，雖然有出版商、編輯、印刷等，但一本書，可以寫上某某作品，是天公地道的。

蔡瀾的書，多數是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，他們捧場，我也算是能夠賣得出的，當今他們的書店裡，有一個專櫃，擺着的，全是我的書，當然，還是比不上亦舒的。

最早一本，叫《蔡瀾的綠》，是博益出版社出版的，博益倒閉之後，我把版權要回來，交還給天地重新出版，才算完整。

早期在天地出版的書，都是以四個字為題，這四個字，和書的內容完全沒有關係，像《草草不工》、《不過爾爾》等等，後來又用有畫面的四字為題，像《客窗閒話》、《醉鄉漫步》、《雨後斜陽》等等，題字的都是我的父親，我一直愛老人家的字，後來家父逝世，才由我自己來題，不過我很欣賞宋體的，也請出版社用古宋來排，像《吾愛夢工場》等，都不是用書法為題了。

有些是集家父的字來出版的，像一系列的《一樂也》、《一趣也》和《一妙也》，集了家父的字，只換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是了。

大陸的簡體字版書，最初只是盜

版，也不知道賣了多少本，到現在在簽書會中還是有很多讀者拿盜版書給我簽名，最初我不肯，後來這些書也成為絕版，簽就簽吧，感謝讀者們還保留到現在。

內地出版業漸漸有了規模，肯給我一點點版稅，原先是廣東一帶出版，也亂七八糟地把幾本書合成一本（內地的書要厚一點，香港的一百八十頁左右，內地的有三四百頁，而且字排得密密麻麻）。

近年來，上海北京山東青島等地都出版我的簡體字版書，印刷和排版愈來愈精美，最先有陳子善先生編的，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，非常用心，我很感激他們，尤其是該社的高層徐峙立。

銷路應該是不錯的，從此不斷地有出版社來商談，我也來者不拒，繼續讓他們出版。

「出來出去，有些重複了，版權沒有問題嗎？可以一賣再賣嗎？」有人問。

我寫的都是散文，只要重新編輯過，而不是把別人編好的原原本本搬過來，就沒有問題了，有些外國作家寫了一兩百篇散文，也被編為幾十本書，散文就有那麼一種好處，小說就不行了。

最近，三聯出版社要有系統地出書，其他的都是別人編的，他們要我自已編，叫為《蔡瀾作品自選集》，

四本一套，在書脊上合起來，就可以看到一個「蔡」字，當今出到「作」字，希望今後還可以繼續下去。

多數出版社都多印一張白頁，讓我好為讀者簽名，還有一個毛病，就是愛用腰封，我對腰封這件事極為反感，書一到手，第一件事都是先扔掉它，成本貴了又浪費紙張，很不環保，說極不聽，今後和他們簽合同時，列明如果沒有白頁或亂加腰封，下次就加版稅，一定可以杜絕，哈哈。

台灣方面也出了一些，到底我的書是不適合他們胃口的，曾經送了一些給我的親戚，他們看完都來問我：「是不是真的？」

真不真有什麼要緊，好不好看才能賣錢嘛。

日本方面，也出版了幾本飲食指南的書，月前角川也來商討，我把一樂也、一趣也、一妙也那三十本交給他們去選，把他們嚇了一大跳。

有個記者來訪問：「你的書不是嚴肅文學，也不是流行文學，要歸類在哪一種？」

我笑着說：「放在洗手間裡，一次看一篇，吃了泰國菜韓國菜之後，可看兩篇，稱為廁所文學好了。」

